

血的九月

江馬修等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血 的 九 月

江馬修等著
周豐一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血的九月

有版權

著者	江馬修等
譯者	周豐一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排印者	大眾文化印刷廠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 1—4000冊	

〔文學・藝術〕123000字 定價8,500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審登裝號

¥ 8,500

AG06/12

目次

轉變·····	熱田五郎·····	一
兩個微笑·····	船越亨·····	三
少年地勤兵·····	金井廣·····	五
在傾斜的房頂下·····	德永直·····	八
兩個青年·····	山田清三郎·····	一〇
在醫生的家裏·····	小林勝·····	一四
血的九月·····	江馬修·····	一六
譯後記·····		二六

轉 變

燕田五郎

製品部主任岩田對所屬的工人們談到要做玻璃的裝箱工作的夜班的時候，代理組長的山本三吉說：

『今天無論如何也不……』這樣表示拒絕，收拾了用具，披上衣服，匆忙的走了。

一向對岩田忠實的山本，今天却是變了一個態度了。

岩田望了一會這個山本的背影，只響着舌頭，什麼話也沒有說。

『——偶而的讓他這樣任性一次也沒有什麼，那個老實人，記着這次好處，以後更會給公司賣力氣了吧。』

那個時候，岩田在心裏是這樣想着。

三吉回到家的時候，他太太美佐子在廚房正削着牛蒡。老三多丸在背上流着滿臉口水睡着了。

多丸的呼吸還是很急促。

『小不點兒還沒見點好麼？』

『當然啦！』美佐子連看都沒有看他。

『什麼當然呵！』

『家裏沒有錢呀。』她才回過頭去：『病這種東西，要不請大夫看是不會好的……給我錢呵，錢。』不但努出下顎，還伸出手來了。

這是接着今早的吵嘴的岔兒。

三吉家因為過年而用過了錢。原來三吉預算的慰勞金可以有兩萬元以上，所以就照着這個數目給孩子們買了衣服鞋，給美佐子買了裙子，買了三吉自己的工作服和酒等等東西，這樣就花掉十二月份的一大部分薪金了。慰勞金在發薪後十天發下來，打開紙袋一看，三吉臉變白了。實發一萬二千元！差了八千元是有關全家生活

的大問題。當然和美佐子之間也發生齟齬，最不幸的是老三受了感冒了。

因此，今早兩人就吵了起來，當時那種激烈的情形，是三吉左腕留下了牙印，而美佐子左臉打傷了。兩人都留下青紫的痕跡。

『又他媽子的鼓囂囂的，你這個雀斑臭娘們！』

『我的臉呵。』美佐子斜着寬寬的面孔，手指着自己臉蛋給他看，聳動着蒜頭鼻子說：『本來可漂亮哩。嫁給你，吃不着什麼好東西，才變成這德性啦。你要是懷恨，你給我許多錢吧，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給你看。』

『可笑可笑，天生的這德性，用錢就能漂亮得了？』

『可不像你臉似的坑坑窪窪的呵，我天生就不錯喲！』

美佐子這麼說着，又去削牛蒡。一邊削一邊說：

『沒出息！懷恨的話，拿錢來！』說到這裏，三吉說什麼話再也不搭理他了。想毆打她一頓，可是又打消了。

『你等着瞧，臭老娘們！』三吉這麼說着就跑出去了。

外面已經黑暗了。宿舍裏的孩子們到處在打羽毛毽，跳繩子和放着風箏。他無意的用眼睛來回尋找長子倉吉和長女兼子，但是找不到他們，也許各處亂蹦蹦亂爬的弄髒了新衣服了吧。他很後悔不應該給這些孩子們買什麼衣服的。錢一花完，連孩子們也都覺得是多餘的了。

長子倉吉九歲，長女兼子●七歲，二男多丸三歲，這三個孩子無論哪一個都是沒什麼出息的。

那個希望他將來建築個倉庫而起名叫倉吉的孩子，不但一年到頭是撕破了衣褲回來，還偷他母親錢包裏的錢去花。兼子只知道死賴着要零用錢，說到被期待的多丸怎樣呢，簡直不是「受得了」的，一年到頭的生病，離不開大夫。

『用過度囉！』

三吉叨叨着，走過宿舍的小道，正想要到大街的時候，從身後冷不防的兩腳被人抱住了。

●兼子——「兼」諧音「金」，因女孩喜歡花錢，故取名。

「上哪兒去，爸。」

回頭一看，原來是不知從什麼地方跑出來的老二兼子。光會花錢的兼子。

罵了聲討厭就放開步子，也沒有往回看。穿過大街，走到第二個拐角那裏站住了。常去喝酒的地方就在附近。數了數口袋裏的錢，還能喝兩杯。考慮了一會，自己找理由說爲着提提神，拉開門進去了。

三吉走出家門的時候，實在是有心計的。就是借點錢去。治好多丸的病，維持二十天的生活。可是不僅這麼點，他要回到家去，拿鈔票去抽美佐子的嘴巴，然後扔在炕上，等美佐子慌忙去拾的時候，撫摸着下顎笑給她看；對她說，五千一萬的，只要老咱想入手，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弄到手的。

他出來的時候所說的「你等着瞧」，就是這個意思。

一瞬間他喝完了兩杯酒，走出來了。還以爲沒多大工夫，一出來原來外邊完全黑下來了。風吹得倒很舒服。

『好——』正在扣大衣紐扣，兩腳又被抱住了，是兼子，也許是一直跟着走下

來的。

『你可真是！好累贅的東西！』

瞪着眼睛她，兼子不住的在發着抖。

『冷麼？』

『等你來着，好久了。』

『當心感冒，快回去！』

『不。』

『讓你回家！』

『不。』

結果，不能不帶着一塊去了。

兼子的心思很清楚，抖給他看，跟着走下來什麼的，目的就是多要點零花。

目的地有兩處。

一個就是傳說偷出工廠的成品過着奢侈生活的卡車司機沼田，是個酒友用不着客氣的；另一個是工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長谷。長谷是與三吉同年月入的工廠，非常要好，據說他私吞工會會費，或者巧妙的和工廠勾結着，存着不少錢的。

有了十三年的工廠經驗，很清楚的知道錢這種東西，是不幹點壞事，像欺騙，偷東西什麼的勾當是積攢不起來的。可是自己太笨，作不出欺騙別人這種事情來，不過，給欺騙者當個跑腿兒什麼的自己還認為可以。藉了借錢的機會，給他們無論哪個人當個跑腿兒的才好。他也是抱着這樣一個心思去的。

忽然，他聽見嚶嚶的聲音，轉過身來看，兼子擡着嘴在哭泣，她說手冷。

『我不是叫你回去麼！你這個傻蛋！』

咱的打了那蓬蓬的頭一下，抱起來了。

『把手伸到我脖子裏去！』

『給我十塊錢，我就忍着不哭啦……』

『給你扔囉！小丫頭！』

兼子緊緊的抱着三吉的脖子了。

沼田家的門開着，屋裏好像有不少人，聽見了唱歌的，用筷子敲打飯碗的聲音。

太太出來了。太太漂亮的使他都以為走錯了門了。直到現在，一塊喝完酒回來的時候，也常常到沼田家去，也很知道他太太的。他想，是同自己太太一樣的是雀斑臉。可是今天晚上為什麼那樣不同了？不只是衣服亮閃閃的，連說的話，笑的臉，寒暄的方法，不，不只這些，連臉盤都變得美人兒似的了。他想起出來時，美佐子說有錢就能變個美人，難道是眞事麼？他有些奇怪了。

『在麼？』伸出大拇指放在鼻子面前這麼問了一句。

『……我給你請出來。』

太太露出與他平時來的那種不同的，很冷淡的樣子進裏面去了。

——請出來！嘿，你托了你賊丈夫的光，也變成一個了不起的「太太」啦！

三吉一邊撫摸着兼子的頭，一邊心裏想着。這時候，沼田穿着棉襖出來了。

沼田並沒有叫他進去，同以前在工廠的包裝部和酒館裏談話的神氣完全不同，

露出請你快走的態度。

沒法子，只好同兼子站在門口開口說了。

『大正月的很對不起你——借我點這個行不行？月底一定奉還——有這麼些就行。』

先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個圈。接着伸開五指，然後又比了三個圓圈。

沼田的臉立刻陰沉下來了。他用了特別鄭重的語氣拒絕了三吉的請求。理由是家裏也沒有錢，這月怎麼過日子，自己還在發愁着。

『今天晚上的新年晚會，也都是借了錢開的——所以，請你特別原諒。』

默默的走出沼田的家。至少能借到一半的希望，也完全落空了。一想到自己爲什麼總一年到頭的打錯主意呢，有點悲傷起來了。爲了想要當包裝部的組長，讓同事們都懷恨的向着主任岩田拍馬屁，虐使着新手什麼的，雖然這樣，也被據說是沼

棉襖——袖寬，身長，綴以厚棉作防寒或夜間以代棉被之用，稍不同於我國之棉襖，日本舊用古文「緇袍」。

田同夥的一個有名的大頭兒搶了去。這次又盼望着慰勞金了，而這個慰勞金又是比預料的少了小一萬的。他原來想着如果當了組長，就預備爲那些可能憎恨自己的新手們盡些力氣，而這個心願也落了空，得到的是新手們對自己的憎恨而已。

『幹什麼哪？爸，嘴裏嘟嘟囔囔的，好像螃蟹一樣。』

三吉一邊聽着身後兼子的話，一邊還是獨自叨叨着。

——好吧，好吧，不借給我吧。你還以爲我不知道麼，岩田，大頭兒都在座，幹什麼呀，穿他媽棉襖出來裝樣子……好，我給你揭發出來！你跟岩田暗地勾結，在搬運的時候鬧的鬼，侵吞了修理費什麼的……好呵，原來你是這麼一個人哪！這個那個的你都獨吞啦，你這個不要臉的叫化子。

『咱們這回上哪兒呵？』

兼子已經跟着三吉的大步子走得吃力了似的，喘着抬起頭來看三吉。上衣是漿的挺挺的新年服，而下身是一件破爛褲子，冷的很，所以一站住腳就不住的亂抖。

『那位叔叔，沒借給我們錢麼？』

三吉想，原來這小丫頭聽來着呵。也不作聲，更加快了腳步。

『爸，上哪兒？還遠極了麼？』

『討厭！』

執行委員會主席長谷五市的家是有圍牆的大房子。

長谷即不喝酒也不吸煙，是一個專心攢錢攢了十三年的人，因此在工廠裏的一部分會員裏還有着名望。

前年秋天，裁了十七個「混進」工廠裏的人。後來才知道是「肅清赤黨」的原故。那時候對大家說：「不願意讓那些「流氓」留在工會裏，誰要支持他們，那麼這些傢伙，就要這個啦！」這麼表示要革職的在工廠裏到處繞來繞去的，就是當時是副主席的長谷！

結果這十七個人，以不記名投票的方法而離開工廠了。最後的一次大會上，被整肅的當事者，當時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佐藤哽咽着說的話，現在還留在耳邊：

『……我們十七人爲了使P玻璃工廠一千個工人的生活好轉和保護我們的權利起見，堅決的同廠方作了鬥爭。爲了日本的獨立和平，我們同現在把我們當作奴隸的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國際資本主義作着鬥爭，難道這是不應該的麼？諸位，請你們說了吧！我們在直到今天的許多行動中，有沒有一件事把諸位，同時把日本人拉入不幸中去的呢？——諸位，請你們說了吧。』

任何人也沒有發言。

根本是沒有可說的，——三吉也知道。近來，洗澡也比起以前來可以洗得舒舒服服的，工作服和手套發的也多，而且工資也增了；還有，用的工具也齊全起來，事故也減少了，對於上級也不用以前那樣吓得不敢抬頭了。這些都是因爲他們不顧一切的被廠方當作「流氓」的，同了我們一起鬥爭來的呵。

他想，這些人是重要的人物，可是害怕支持了他們，自己丟了職業。另外還有一個理由：

這一個理由，就是當時長谷站了起來，露出一副可憐的神氣和聲音，這樣說了：